

第一世子妃

偏方方 著

我从不惧时光的残酷，
也不惧命运的坎坷，
不是因为我是多么强大，
只是因为我在你的身边……

文正堂

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世子妃

【精彩快读】

诸葛钰浓眉微微一蹙，不喜欢她为荀枫激动得睡意全无的样子，但想到欢好时她一声声“相公”叫得销魂入骨，他又释然，“你记得荀枫给你的木牌，说那上面刻的是杀手的名字吗？”

水玲珑嗯了一声，“记得，你找到杀手了？”对方姓慕容，和南越皇室或许有着不浅的渊源，女帝桑玥的丈夫正是南越曦王慕容拓，就不知荀枫口中的“杀手”是否和他们有关了。

诸葛钰摇头，眸光染了一分肃然，“没有这个人，南越皇室宗亲里根本没有这号人物，大周不用说了，除了慕容拓，我没发现慕容氏的后人。”

水玲珑眨了眨亮晶晶的眸子，“难道是个化名？”

诸葛钰再次摇头，“另一件事你还记不记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诸葛钰若有所思道：“荀枫一开始的名字不是‘枫’，而是靖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误以为李靖是改头换面过后的荀枫。‘枫’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，他那时才六岁？七岁？为何别的字不要，非要了一个‘枫’字？”

水玲珑用手肘支起身子，定定地看着他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诸葛钰抬起修长的手，摸上她桃花般美丽的脸庞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木牌上的名字，慕容枫，或许……就是荀枫。”

.....

第一世子妃

中

偏方方 著
DIYI SHIZIFEI

卷一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一世子妃：终结篇：全3册 / 偏方方著. --南
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ISBN 978-7-5399-8077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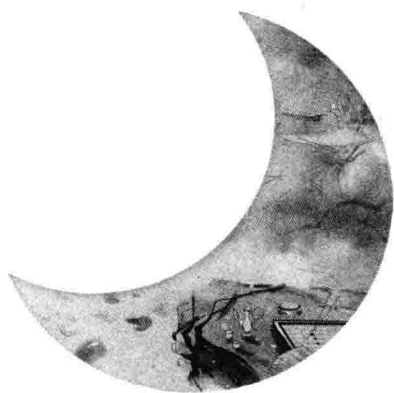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第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0841号

书 名 第一世子妃·终结篇
作 者 偏方方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 题 策 划 孙红彦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文 字 编 辑 孙红彦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660千字
印 张 48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，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077-5
定 价 79.80元 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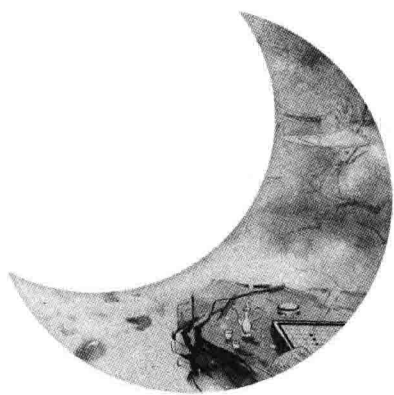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世妃

終結篇

目录【上】 CONTENTS

-
- 第一章 天降喜讯 /1
- 第二章 太爷驾到 /27
- 第三章 王府命运 /55
- 第四章 蠢蠢欲动 /73
- 第五章 一箭双雕 /97
- 第六章 巧拿元凶 /123
- 第七章 夫妻交心 /151
- 第八章 神秘来客 /175
- 第九章 龙凤之喜 /195
- 第十章 严惩婢娘 /212
- 第十一章 意外发现 /230





第一世子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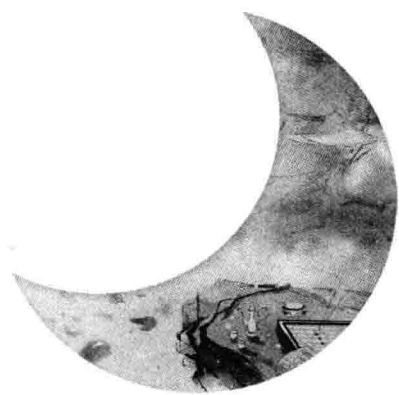
终结篇

目录【中】

CONTENTS

-
- 第十二章 早产真相 /251
- 第十三章 上官败露 /276
- 第十四章 惊世天才 /300
- 第十五章 激烈商战 /319
- 第十六章 指鹿为马 /342
- 第十七章 王妃有喜 /366
- 第十八章 智斗表姑 /389
- 第十九章 东窗事发 /415
- 第二十章 两府联姻 /441
- 第二十一章 母子相遇 /462
- 第二十二章 过往真相 /481





第一世妃

卷二 后宫篇

目录【下】 CONTENTS

第二十三章 杀鸡儆猴 /505

第二十四章 姐儿遇险 /523

第二十五章 谋朝篡位 /550

第二十六章 智斗妖妃 /580

第二十七章 温馨一家 /598

第二十八章 仁皇陨落 /616

第二十九章 骨肉生离 /636

第三十章 命运轮盘 /659

番外一 母慈子孝 /682

番外二 情海沉浮 /705

番外三 缘之所起 /722

后记 /755



第十二章 早产真相

很快到了明厅，姚馨予端坐于主位上，冷承坤夫妇分坐两旁，冷逸轩站在她身边，与她讲着街头巷尾的趣闻，逗得她捧腹大笑。一屋子欢声笑语老远便传到了几人的耳朵里，诸葛流云偶一转头，就发现冷幽茹神色有些僵硬，他微微一愣，难道冷幽茹不喜欢回家？

崔妈妈接过诸葛流云手里的伞，道：“辛苦姑爷了。姑爷和姑奶奶请进。”

屋子里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众人朝他们看去，正好瞧见诸葛流云将遮在冷幽茹头顶的伞递给崔妈妈，放下手时顺带理了理冷幽茹鬓角的发丝，冷幽茹恬淡一笑，偏似海棠绽放，美得整个世界都馥雅含香。

下人们纷纷垂下头红了脸，姑爷和姑奶奶真是世间难寻的一对璧人。姚馨予眼底溢出点点泪花来，冷逸轩很乖巧地走上前，冲二人拱手作揖，面露喜色道：“姑父，姑姑。”

冷幽茹轻轻笑道：“逸轩。”

诸葛流云拍了拍冷逸轩的肩膀，很亲和地道：“又壮了不少。”

冷承坤夫妇起身要给二人见礼，诸葛流云却先二人一步掸开下摆，对姚馨予行了跪礼，“祝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”

冷幽茹眸光微微一动，继而垂下了眸子。

姚馨予忙站起身，拽了他的胳膊，“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你是朝廷亲封的王爷，是君。哪有君跪命妇的道理？快起来。”

诸葛流云却认真地说道：“这里没有王爷，只有您的儿子，儿子给您磕头天经地义。”

冷幽茹埋在宽袖里的手抖了抖。

姚馨予含泪点头，“好，好，好。”

冷承坤舒心一笑，妹妹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给姚馨予行了跪礼祝寿，并呈上各自的礼物，然后大家开开心心地用了午膳。



冷承坤父子和诸葛流云在明厅内下棋，冷夫人坐在一旁刺绣，冷幽茹与姚馨予则在纱橱后的小隔间内聊天。诸葛流云微微后仰，自纱橱的缝隙中隐约能看见冷幽茹趴在姚馨予的腿上，姚馨予低头和她讲了什么，她捂住脸咯咯地笑，纯真而美好。诸葛流云却觉得胸口像堵了巨大的石头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原来她也是会笑的，他好像一次也没见她发自内心地笑过，这些年，他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

突然，一名丫鬟神色慌乱地行至门口，冷夫人放下手里的绣活儿，走到门外问了丫鬟几句，然后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“我算好了，你要不要稍稍核对一遍？”紫藤院内，上官茜笑着将冷幽茹交给水玲珑却被她连夜完成的任务放在了桌上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王妃的。”

水玲珑看着厚厚两本账册，随手翻了翻，有些诧异上官茜昨天下午硌硬了她，晚上就来帮她的忙，“不用核算了，娘做事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其实也不急，母妃没规定我什么时候完成。”

上官茜瞳仁左右一动，露出一抹暖人心扉的笑，“我昨晚的话有些重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

水玲珑不明所以地看向她，上官茜的笑容染了几分牵强，似乎有些局促不安，“我不该质问姐儿有没有吵到小钰的。姐儿是你们的女儿，她哭，你们比谁都难受。小钰是她父亲，被吵吵也是应该的。左不过就一阵子，小钰是男人，也不是扛不住。”

水玲珑挑了挑眉，她可以理解上官茜在为昨天的挑刺道歉吗？只是最后一句怎么听怎么不大舒服。

上官茜见水玲珑没反应，有些拿捏不准自己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，可瞧着她神色柔和，又觉得自己一定讲得特有水准，她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我只是太在意小钰了，在意到我会不由自主地忽略他身边的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。我好像只能看到他了，所以，一想到他，夜里就睡不好觉，白天还得强撑着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……我就急了，一急就讲了令你喜的话。你……你……可千万别生我气，更别叫小钰和我离了心。”

反思了自己的措辞，却没反思自己的态度，明着是道歉，实则找借口，其中心思想无非：水玲珑，我这么爱我儿子，你没看到吗？怎么能体谅我这个与儿子生离了十七年的母亲，还挑拨我们的母子关系？

水玲珑就顺着上官茜的话，礼貌地笑道：“娘对诸葛钰的心，我明白。”心里却想着：今天皓哥儿不用上学，王爷应该带着皓哥儿出去好生游玩一番，谁料，王爷陪着王妃回了冷家祝寿，上官茜感受到王爷对王妃的真心正在一点一点递增，甚至超过了他们

海誓山盟的曾经，所以，抓不住丈夫的上官茜，转头打算傍住儿子，是这样吗？

上官茜走后，钟妈妈一边绕着手里的线，一边长吁短叹道：“夫人也不容易，与亲生儿子分别那么多年，心里定不好受。辛辛苦苦抚养女儿成人，女儿又难产死掉，留下一个外孙，长途跋涉，没少挨饿受冻，只怕还遇到过不少危险。”

自打上官茜在屋子里频繁走动后，水玲珑便没瞒着上官茜的秘密了。

叶茂一边纳鞋底，一边摇了摇头，也叹道：“好可怜。”

枝繁撤了上官茜用过的杯子，同样叹道：“一个长得挺美的女人，带着外孙走南闯北，能平安抵达京城，奴婢真觉得她很了不起。难怪表公子的性格孤僻成那样，也不知途中有过什么惊心动魄的遭遇。”

水玲珑端起琉璃杯，抿了一口蜂蜜牛乳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来，片刻后忽而笑开，“瞧瞧你们几个的心，软得跟棉花糖似的，夫人一来就把你们感化了，倒是显得我铁石心肠不近人情了。”

枝繁迅速敛起了怜悯之色，笑道：“哪儿能啊？大小姐是菩萨心肠，普度众生，拯救苍生。”

屋子里笑成一片，上官茜煽情的气氛渐渐被冲淡。阳光打在黄皮账册上，一应暗淡的光。水玲珑亲了亲熟睡的哥儿和姐儿，欣慰一笑，小夏打了帘子进来，“世子妃，奴婢看着小主子，您补个眠吧。”

水玲珑抬手摸上后颈，仰头捏了捏，慵懒地道：“行，我先睡，姐儿醒了叫我。”

小夏点头，钟妈妈等人带着绣活走到外屋，水玲珑走到床边准备歇息，可她刚躺下，皓哥儿就来了。皓哥儿是自己来的，他不喜人跟着，即便德福家的奉了命令时刻跟着，却十次有九次跟丢，没有跟丢的一次大概是皓哥儿被强迫上学。

水玲珑忍住困意，扬起一抹温和的笑，并命人准备了紫薯蛋挞和椰汁红豆糕，“肚子饿不饿？现在离午膳还有一会儿，先吃些点心。”

皓哥儿在水玲珑旁侧的杌子上坐下，小腿儿悬在半空踢个不停。他瞟了水玲珑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，舌尖添了舔嘴角，却没有动静。

水玲珑看向他侧脸，试探地问道：“皓哥儿，姪姪是不是做过什么事吓到你了？你好像很怕姪姪的样子。”

皓哥儿抬头，眼底闪过晦暗难辨的波光，迟疑了一瞬，再次低下头不说话，但水玲珑还是捕捉到了那一瞬的异样，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，不应该出现如此复杂的目光。水玲珑实在不记得自己对皓哥儿做过什么，可他是孩子，自己又不能逼他，水玲珑将糕点推到他手边，“吃吧。”



水玲珑以为皓哥儿会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抢了糕点就跑，谁料，皓哥儿扭头看了糕点一眼，随即懵懂的目光落在了小夏的脸上。

看……看她做什么？小夏吞了吞口水，福着身子问道：“表公子……有何吩咐？”

皓哥儿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，先看糕点，再看小夏。小夏似乎猜到了什么，壮着胆子道：“表公子……是……是要奴婢喂吗？”

“嗯。”皓哥儿发出了一声淡淡的鼻音。

这回别说小夏，便是水玲珑都有些惊讶了。除开上官茜，谁也没法子得到皓哥儿一星半点的回应，可刚刚他应了小夏。小夏受宠若惊，行至皓哥儿身侧，用银筷子夹了一块椰汁红豆糕，慢慢地喂他。皓哥儿吃完，小夏又喂了小半杯水和一个紫薯蛋挞，皓哥儿照单全收。末了，皓哥儿跳下地，慢慢离开了紫藤院。

水玲珑望向皓哥儿的背影，深邃如潭的眼底划过一丝意味深长的亮色，那亮色缓缓划过小夏清秀的脸，几乎是同时，她幽幽的话音响起，“做得不错，皓哥儿有进步了，这个月的分例银子翻倍。”

小夏闻言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思绪，跪地诉求道：“世子妃，恕奴婢斗胆，奴婢……奴婢能不能不要分例银子，改求世子妃一个恩典？”

水玲珑缓缓地道：“你要什么恩典？”

小夏鼓足勇气，“奴婢请世子妃准许奴婢在不当值的时候回家一趟，将分例银子和衣裳送回去，顺便也带奴婢的女儿看看她父亲和弟弟。”

原来是这个要求，家有重伤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儿子，回去探望一番合情合理。水玲珑神色稍霁，“好。”

小夏回房后，即刻将这好消息告诉了小秋雁，小秋雁兴奋得在床上跳了起来，“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回家看爹爹和弟弟了吗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娘亲你好厉害，你说做到，没有骗我！”

“都……都是运气。”是啊，天知道表公子今儿抽的什么风，竟然和她这般亲近，又是应声，又叫她喂，所以世子妃才一个高兴准了她的请求，如若不然，她还真没胆子求恩典。

小秋雁又跳到小夏的怀里，一句句“娘亲好棒”“娘亲好厉害”，夸得小夏满面赤红。

突然，小秋雁目光一扫，只见门外似有一片银色衣角，她好奇地穿了鞋子下地，朝门外跑去，可当她跨过门槛时，那片衣角又不见了。她挠了挠头，看花眼了？

夜间给孩子们洗澡的时候，水玲珑明显感觉到姐儿身上的黄疸退了些，所以，哪怕姐儿夜里吐奶吐得自己揪心，水玲珑还是决定将“晒太阳”进行到底。

水玲珑拿出诸葛钰亲手做的木偶玩具逗着姐儿和哥儿，哥儿非常兴奋，小胳膊小腿儿好一阵乱挥；姐儿较为安静，直到困了想吃奶，才呜呜咽咽地哭几声。水玲珑将姐儿抱入怀中，撩开衣襟喂她，哥儿没了玩伴，也啊的一声大哭了起来，小夏忙将哥儿抱着喂奶。

哥儿含着一个，手里得抓另一个。水玲珑看着哥儿这副得了诸葛钰真传的样子，实在是感叹“虎父无犬子”。

哥儿和姐儿睡着，水玲珑打了个哈欠，也准备入睡。这是他们三人雷打不动的亲密时刻，水玲珑会和孩子们一起睡在床上，等诸葛钰回来，再让乳母将哥儿抱去偏房睡，姐儿留下，与他们同眠。今晚，水玲珑没等到诸葛钰将她吻醒，反而等来门外窸窣窣的吵闹声，她揉了揉眼，就见枝繁一脸惶然打了帘子进来，“大小姐，王爷……王爷出事了。”

主院内，诸葛流云面如死灰地躺在床上，胡大夫拧了帕子擦掉他伤口的瘀血，然后放进盆里，丫鬟撤走第三盆血水，立时有人奉上第四盆清水。

余伯看着那猩红的伤口和胡大夫一层层翻开几乎能窥见白骨的血肉，心里打了一个又一个突。近一年来，王爷的病灾似乎太多了，先是在战场上伤了腿，然后被王妃害得中了毒，眼下又……

“老胡，怎么样？”余伯焦急地问向胡大夫，胡大夫不老，三十有一，却与余伯关系亲近，是以二人对彼此的称呼比较随和。胡大夫啧啧地叹了口气，“哎呀，这剑要是再偏一寸，不，半寸，王爷的命就不保了。”

言外之意是现在保住了？余伯悬着的心稍稍放下，语气依然忐忑，“你你你你……下手轻点儿……把肉都翻起来做什么？”

胡大夫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伤口得清洗干净啊，不然容易感染，胸腔不同于其他地方，得格外小心谨慎。”

余伯转身面向冷幽茹，眉头一皱，“王妃就在这儿陪陪王爷，等王爷清醒了再回清幽院吧。”一介奴才，替主子做了决定，若非火到极点，他也不至于以下犯上。

冷幽茹深深看向昏迷不醒的诸葛流云，眼底有浓浓的不解和淡淡的隐忍相继闪过。

胡大夫处理好伤口并缠上纱布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擦了汗，他对王妃行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沾水，静养，尤其不要动左臂，以免撕扯了伤口，具体康复时间得根据每天的恢



复状况而定。”

“王爷受伤了？怎么回事？王爷今儿不是陪王妃回娘家给冷老夫人贺寿吗？王妃有没有受伤？”水玲珑半梦半醒间听了枝繁的禀报，顿时睡意全无。

枝繁惊魂未定地捂着胸口，努力用平常的口吻答道：“个中细节奴婢也不清楚，安平在二进门处等世子爷，无意中发现众人抬着浑身是血的王爷回来了。胡大夫急匆匆地跟在后头，表情不大好，肯定是王爷伤得很重。至于王妃，倒是没听安平提起。”

没提起就是没事。水玲珑拢了拢秀发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与王爷一并回来或前后进入王府的，除了咱们王府的人，可还有别的人？”

枝繁认真点头，“有，安平说是冷老太太身边的崔妈妈。曾经随世子爷回过几趟冷家，所以他认得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谁？”水玲珑睁大眼问道。

“另一个人走得太快，安平没看清，丫鬟打扮，像是冷府的，她第一个进府，随后才是重伤的王爷，最后是崔妈妈。”

这么说王爷是在冷府出的事，若非如此，冷家也不会派人上门，可既然要派，干吗一前一后，不结伴而行？

水玲珑掀开被子，“我去看看王爷，你叫叶茂和钟妈妈进来守着哥儿和姐儿。”

“是。”

水玲珑穿戴整齐，洗了把脸，带着枝繁去了主院。一进入主院，便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，水玲珑赶紧加快步子跨过了穿堂。

“冷幽茹，诸葛家到底欠了你什么，王爷又欠了你什么，你要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他？他是你丈夫啊！我回来的第一天，他就告诉我不要恨你当初逼走了我，在你差点儿害得诸葛家断子绝孙以后，在你差点儿害得他长眠不醒以后，他对我讲了那样的话！冷幽茹，你的心是什么做的？”上官茜指着冷幽茹的鼻子，声嘶力竭地斥责了起来。

老太君抱着诸葛流云的胳膊，哭得天昏地暗，“我的儿啊……”

岑儿往冷幽茹身边一站，怒目而视道：“夫人，王爷的伤不是王妃害的。”

上官茜横眉冷对，怒不可遏道：“不是她做了那样丧心病狂的事得罪冷家，王爷用得着替她挡这一剑？她知不知道，那种情况有多凶险？”再看向冷幽茹，眸光越发犀利冰冷，“冷幽茹，你真是太可怕了。丈夫你害，养子、养女你害，连从没对你造成一分一毫伤害的侄女儿，你也忍得下心去陷害！你倒是说说，这世上还有没有人是

你不敢害的？”

老太君的身子在上官茜的话里一点一点僵硬。自打她入府，流云三不五时地出事，撇开头一回沙场受创，后面两次可都与冷幽茹有直接关系。小茜说得对，在她对诸葛家和流云做了那样丧心病狂的事后，流云还为她求情，她到底凭什么这么挥霍流云的感情？又凭什么让流云为她做的恶事承担后果？她的心肠如此歹毒，根本不会记得流云的好。保不准哪天她又会伤害流云，伤害小钰，伤害小汐，伤害玲珑……甚至伤害她可爱的曾孙。

冷幽茹埋在宽袖下的手攥得青筋突起，面色却淡漠如水，仿佛没听见上官茜的指责，也没察觉老太君的怒火。

老太君想赶她走，真的想赶这个不祥的女人走，可一记起老太爷临行时的叮嘱，她又堪堪忍住了心底呼之欲出的言辞。她甚至不敢开口，怕一开口就会说出赶她出府的话，只能抱着儿子的胳膊，任泪水一滴一滴流下。

“娘，您别太难过，仔细哭坏了身子。胡大夫说了王爷没有生命危险，很快便能痊愈的。王爷……王爷疼几天……等伤口结了痂……一切就都好办了……”上官茜一边用帕子抹泪，一边暗暗狐疑：冷幽茹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又波及了王爷，老太君爱子如命，怎么一点儿表示都没有？不应该把冷幽茹赶出府吗？王爷也真是的，冷承坤找冷幽茹算账，他凑什么热闹？就不怕自己一命呜呼了？况且，他把冷幽茹当个宝，冷幽茹当他是根草，瞧瞧，伤成这样，冷幽茹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掉。

上官茜眸色一厉，很快再次哭成了泪人儿，“娘，您回去歇息，这儿有我照顾王爷就好。我一定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王爷的。”

老太君猛然抬头，看向冷幽茹道：“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不是喜欢礼佛吗？那好啊，你给我住进佛堂，一辈子也别再出来！”

上官茜心头一喜，幽禁……也不错。

冷幽茹的眼帘动了动，掌心已经被指甲抠出血来，一点一点滴在地上，却没人看见，看见了也装作看不见。她们悲伤她们的，她依然只能孤独她自己的，连掉一滴泪都会成为假惺惺的笑话。

“冷幽茹，我冷承坤是瞎了眼才这么多年一直袒护你。你这只白眼狼，居然将毒手伸向了我的女儿！她到底怎么招惹你了？我们冷家没你这种败类！即日起，你不是我冷承坤的妹妹。”

“姑姑，你太过分了。你怎么可以设计姚成和冷薇？又怎么可以害死冷薇？我以后再也不会叫你姑姑了，你太令我失望了！”



“冷幽茹，你这个魔鬼——你把女儿赔给我……”

“幽茹……幽茹你怎么能对薇儿做那种事？你叫我到了黄泉路上怎么和你父亲交代？”

她仰头，不知将什么逼回了眼底，转身欲朝门外走去，突然手腕一紧，她回头，就见诸葛流云虚弱地睁着眼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颤抖地抓住了她的手。

出了主院，上官茜气得半死。冷幽茹明明犯下这么大的罪孽，为何老太君不罚她，王爷也不唾弃她？王爷不是最讨厌蛇蝎心肠的女人吗？当年他择偶的标准可全都是正面的，怎么十七年不见，口味变得这么重了？

上官茜送了老太君回天安居，愤愤不平地朝清雅院走去，刚走了几步，便和一名慈眉善目的老妈妈不期而遇，瞧打扮不像是王府的人。

崔妈妈腿都快跑断了，她扶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，待回神时便发现一名姿容艳丽的妇人朝她缓缓走来。她心中暗惊，这名女子好面生，或许是府里的二夫人？崔妈妈擦了额角的汗，主动行了一礼，不大确定便只叫了夫人，“夫人，请问老太君的天安居在哪儿？我一路问过来，说是这个方向，奈何我眼神儿实在不好，怕看岔了。”

上官茜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崔妈妈和和气气地道：“我是冷老太太身边的陪房，姓崔，奉了我家老太太的命前来与老太君说些事儿。还请夫人帮忙指个路，不胜感激。”

原来是老太太的心腹，冷承坤已经派丫鬟给老太君禀报了实情，恰好当时她也在场，冷承坤的态度已经非常坚决，事情绝无转圜的余地，那么，老太太紧接着派了人来找老太君又是什么意思？总不会再把冷承坤的立场重申一遍吧？

思及此，上官茜目光闪了闪，和蔼地道：“哦，实不相瞒，娘听闻后气得不轻，现在已经歇下了，你有什么事与我说吧，回头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娘。”

称呼老太君为“娘”的中年妇人，除了姑奶奶应当只剩那位二夫人了。崔妈妈摸着宽袖道：“既如此，就有劳夫人替我将信转交给老太君了。”

信？果然有猫腻。

上官茜温和地笑道：“没问题，我给你送到就是。”

崔妈妈继续朝袖子里摸，可摸来摸去也没摸到东西，难不成她刚刚走得急，把信弄丢了？

“大小姐，你看。”枝繁拾起一封信，递给了水玲珑。水玲珑将信拿在手里，上面写着：

诸葛老太君亲启。

拆人信件非君子所为，但水玲珑从不以君子自居，是以，在枝繁瞠目结舌的表情下，水玲珑从容不迫地读完了姚馨予亲自写给老太君的书信。原来，是冷薇的事曝光了。

枝繁笑出了声，“恶有恶报，老天爷惩罚得好！这回王妃做的丑事被揭发，冷家肯定不再认她了。”

是啊，冷家老太太信里说得很明白，冷承坤挥剑刺向冷幽茹，要找冷幽茹索命，结果王爷替她挨了一剑，生死未卜。以王爷的武功，明明可以制服冷承坤，却硬生生以血肉之躯受了这一剑，谁说他不是在替冷幽茹赎罪？

冷薇和姚成的悲剧是冷幽茹一手策划的，但冷薇的死不能全怪在冷幽茹头上。冷幽茹只是给了冷薇一颗杀母留子的解药，也提醒过冷薇药性非常霸道，要三思而后行，是冷薇自己执意服了药，临死也表示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

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如果叫冷幽茹服下这样一颗药以换来琰儿的存活机会，冷幽茹也会义无反顾。说不定，大家都认为冷幽茹是在杀冷薇，冷幽茹却觉得自己是帮了冷薇一个大忙呢。

水玲珑现在也懒得去管冷幽茹的初衷了，她只想知道时隔一年，这事儿又是怎么被发现的。钱妈妈早已被杖毙，服侍冷薇的丫鬟在经过盘问后全部发卖，冷薇的遗物当初是冷夫人亲自收拾的，并未发现异常。

水玲珑将信件原封不动地装好，带着枝繁往主院而去，就看见一名五十上下的妇人迎面走来，边走边四下寻着什么。水玲珑眨了眨眼，笑着问来人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崔妈妈闻声抬头，朝水玲珑看了过去。水玲珑穿着一件湖蓝色绣桂枝齐腰外衣，一条白底撒花烟罗裙，裙裾镶了圆润珍珠，如一团优雅浮动的云，再看她发髻轻绾，无繁复首饰，只一支紫金东珠步摇。能用紫金，又是如此年轻的妇人，应当是世子妃了。

崔妈妈行了一礼，“世子妃吉祥。奴婢是冷老太太身边的管事妈妈，姓崔。奴婢带了一封老太太的信给老太君，却不小心弄丢了，奴婢正在找呢。”

水玲珑将手里的信递了过去，并温和地道：“我刚捡到一封信，崔妈妈看看，是不是你在找的。”

崔妈妈目光一动，双手接过信件，看了看后感激地福了福身子，“就是它了，多谢世子妃。”以世子妃的人品肯定不会拆信阅读的，即便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反正没打算瞒着王府的人。

水玲珑浅浅一笑，“不用谢。崔妈妈可是要去老太君的院子？往前一直走，右拐第三处院落便是老太君的天安居。”